

赵和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# 泰山同



# 泰山石

赵和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沈阳

# 泰山石

赵和琪 著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字数：300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4 1/8 插页：2

1983年12月第1版

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2,000

---

责任编辑：王德昌

插图：王立志

封面设计：勤学

责任校对：张金英

---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18

定价：1.25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泰山石是硬的，但我抗日游击队比泰山石还要硬。一九四三年前后，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太平洋战争的钢铁需要，妄图开采泰山脚下的金猪山铁矿。我泰莱地区抗日游击队为保卫金猪山铁矿不被掠夺，和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斗争。书中着重描写了一组孤儿，在共产党游击队的领导和耐心抚育下，如何迅速成长的故事。这在当前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。

故事情节起伏跌宕，新鲜诱人。语言通俗流畅，乡土气息浓郁。犹如一幅幅画面的泰莱地区奇风异景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| 神仙戏水·····    | 1   |
| 第 二 章 | 冲破牢笼·····    | 19  |
| 第 三 章 | 侵略者的梦·····   | 34  |
| 第 四 章 | 奇异的枪声·····   | 50  |
| 第 五 章 | 泰山的子孙·····   | 69  |
| 第 六 章 | 复 仇·····     | 86  |
| 第 七 章 | 解 救·····     | 106 |
| 第 八 章 | 母亲的心·····    | 119 |
| 第 九 章 | “一览众山小”····· | 133 |
| 第 十 章 | 山里人的怒吼·····  | 150 |
| 第十一章  | 深山夜女侠·····   | 167 |
| 第十二章  | 寸土不让·····    | 182 |
| 第十三章  | 智斗凶神·····    | 199 |
| 第十四章  | 冲天烈火·····    | 221 |
| 第十五章  | 分兵两路·····    | 234 |
| 第十六章  | 巧砸招工处·····   | 250 |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七章  | 炸 矿     | 263 |
| 第十八章  | 叛逃者     | 288 |
| 第十九章  | 考 验     | 298 |
| 第二十章  | 不屈的鹰    | 316 |
| 第二十一章 | 黑老鸹坐轿   | 328 |
| 第二十二章 | 善良者的过错  | 348 |
| 第二十三章 | 乌龙草传奇   | 366 |
| 第二十四章 | 轰不倒的山崖  | 377 |
| 第二十五章 | “野人”的报复 | 388 |
| 第二十六章 | 工程师的省悟  | 401 |
| 第二十七章 | 异国兄弟情   | 416 |
| 第二十八章 | 泰山石敢当   | 435 |
| 第二十九章 | 历史的判决   | 448 |

## 第一章 神仙戏水

深秋的太阳，隐在高天淡薄的云层之上，直到西坠在泰山玉皇顶上时，才骤然从云中显出脸面。就好似一个巨大的火球，烈焰飞腾，把雄伟的泰山点燃了，把满天的阴云烧红了。山风呼啸，林涛怒吼，构成了泰沂山区独有的奇丽秋色。

一九四三年，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六年，中华民族为抵御入寇强敌已付出了巨大的血肉代价。战火差不多烧遍了大半个古国圣地。然而，就局部而言，这泰山窝窝里，没有刀光剑影，没有炮火枪声，成了战争之外的桃源静地。

傍晚，在通往梧桐镇的山路上，匆匆行走着两个人。老者，五十多岁，头戴六角破苇笠，青铜色的长脸上密布着深陷的皱纹，两道粗黑的眉下，闪着一双炯炯发亮的眼睛，寸把长的胡茬，无规则地散在下颏上。上身穿一件土布原色对襟褂，大把扎腰，袒露着大半截酱色的胸脯。黑粗布裤高绾着，显出两根粗杠子般的小腿。两脚穿着千纳万缀长鼻子朝天的“蹬倒山”布鞋，每迈一步，咚咚有声。他叫李正仓。早年，李正仓曾给梧桐镇独一无二的地主邱家扛长活。因他性情刚烈，砸了东家的算盘，搬到深山中的青山寨安家落

户。种山田，收山货，采药打猎，成了山里人人敬重的铁汉子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李正仓带着两个儿子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“徂徕山起义”，奋起抗日。后来，日本鬼子血洗徂徕山，部队撤出了根据地。党组织派他回到梧桐镇，发动山里群众，支援部队，输送力量。

李正仓身边跟着的正是他的小儿子，名叫李震山，二十一岁，生得虎背熊腰，憨厚朴实。

李正仓父子匆匆下山，脚下蹭起了火星子。天擦黑，来到梧桐镇的北门口。震山正要进镇，李正仓一把拽住了他。

“绕过去！”李正仓朝儿子吩咐一句，父子俩擦着镇边，绕向镇西南角，涉过一条沙河，悄悄进了三里庄。

三里庄和梧桐镇一河之隔，不足二十户人家。村中一条土路，算是街面。一座石墙草屋中，还有一家单门头的小杂货店。

夜已沉静，鸡不叫，狗不吠，人声绝无。

李正仓和儿子在小杂货店门外停住。震山伏在门缝中看到里面有亮光，便轻轻拍门呼唤。

“大姑，大姑……”

里面静了好久，突然传出一个老人的问话：“谁呀？黑灯瞎火的。”

李正仓急咧咧地说：“姐，我是正仓呵！”

“吱扭”，木门拉开了。

李正仓抢步进门，带起一阵风，差点把油灯闪灭。他转身，登时吓了一跳：木门后，两支匣枪口还没有收回去。

“爹！”一个持枪人惊喜地扑上来。他是李正仓的大儿

子李警山。

“老连长！”另一个持枪人也热乎乎地叫着。他是李正仓在徂徕山队伍上时的指导员，名叫刘坤。

李正仓喜得合不上嘴了。他接到上级指示，要来迎接队伍上派来的人，才匆匆下山。万万没想到派来的人正是自己的儿子和并肩战斗过的年轻战友。他和刘坤紧紧地握着手，激动得不知说啥好。

杂货店的主人是李正仓的姐姐，乡亲们都叫她李大姑。

李大姑吩咐侄儿震山到门外阴影中去放哨，回身关上门，招呼众人落坐。

“指导员，谈谈山外的战局吧！嘿，憋在山窝里，快闷死了！”李正仓急不可待地说。

刘坤不到三十岁年纪，生得文静瘦弱。他原是省城里的学生，为了抗日，投笔从戎，参加了“徂徕山起义”。

刘坤还没张口，李警山把匣枪往木壳内一装，抢着说：“爹，鬼子要进驻咱梧桐镇了！”

“啊！”李正仓惊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鬼子来干啥？啃石头吗？”

李正仓的惊疑是有道理的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日本侵略者很快占据了津浦铁路线的济南府，并派出船村井二抢占泰山脚下的古城——泰安。船村分兵据守莱芜城，控制了泰莱公路，建立了“泰莱特区”。沿着泰莱公路，安置了不少炮楼据点，对山外的村镇反复扫荡，肆意屠杀我和平的村民。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，牵制住船村的主要兵力。梧桐镇是深山腹地，地形险要复杂，而且

没有抗日队伍，船村突然分兵占领梧桐镇，似乎没有什么军事价值。这消息自然出于李正仓的意料之外。

刘坤见李正仓疑惑不解，微微一笑：“老连长，警山说得对。船村要拿出一个中队的日军，外加一中队汉奸队突袭梧桐镇。”他停顿一下，把语气放得缓慢些，又说，“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，日本法西斯军阀们急于征服中国的抗日势力，以缩短东亚战线。日寇除了加紧拉拢蒋介石投降卖国之外，在军事上加紧对我们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。交秋之后，船村调集了五万多日伪军，对我鲁中根据地实行了‘拉网合围’，一些基础薄弱的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摧毁性的进犯。”

李正仓渐渐地皱起了眉头。

“当然，敌强我弱，这只是暂时出现的低潮。”刘坤把话锋一转，严肃地说，“这次船村突然分兵进犯梧桐镇，与山外的整个战局是两回事。”

李正仓眨眨眼皮，似乎更加惊疑了。

“爹，你刚才说对了，”李警山说，“鬼子进山，是为了咱山里的石头而来的！”

刘坤接上说：“鬼子的战线拉得太长，连年的战争把国内打空了。战争不光要消耗人力，更重要的还要消耗钢铁。日本岛矿山很少，因此，他们急需要掠夺我们的矿山资源，把战争打下去！”

“噢！”李正仓眼珠一转，“小鬼子要进山盗宝！”

“对！”警山气愤地说，“他们是冲着咱的金猪山来的！”

“哈哈！”李正仓猛然站起，一抡拳头，近乎于怒吼，“没那么便宜！咱泰山后的石头是硬的！我们要他们进不了山！”

“不！”刘坤笑笑说，“军分区首长特别指示，要‘欢迎’鬼子进驻梧桐镇！”

“什么？”李正仓吃惊地睁大了眼睛。

刘坤继续说：“拿出两个中队的兵力，等于割了船村心上的大块肉。同时，也减轻了其他战场上对我军的压力。首长指示，不光要‘欢迎’这些‘贵客’进山，而且要盛情地留住他们，这等于在船村的裤腰带上拴了根绳子，绳头要攥在咱们手里。至于咱们金猪山的石头，小鬼子看看可以，想伸手抓，咱就用快刀砍他们的爪子！”

“我明白了！”李正仓恍然大悟。“指导员，军区给咱多少兵力？”

刘坤朝李警山笑笑，又指着屋角里一直坐着没说话的一个小青年，说：“兵力……两个半。这不，我算一个。他——是我带来的文化教员叫江玉文。警山同志算半个，他还要回去。”

李正仓又皱皱眉头。

李警山说：“爹，你手下拉了多少人？”

“十多个——”李正仓思味着说。

刘坤精神振奋，“不算少！咱们的事业就是从无到有，从少到多，逐步发展起来的。有党的领导，有群众支援，老连长，咱们立即拉队伍，保矿山，和小鬼子干一场！”

“哗！”一把沙石扬在木门上，随即传来急骤地脚步

声。李警山和刘坤伸手拔出了匣枪。

脚步声在门外停下了。

“姐——我是长星！快，开门！”

李正仓松了口气，努努嘴说：“姐，开门！”

李大姑拉开门闩，急慌地钻进一个人来。他有五十岁上下，剃着光头，肩上还搭着块白裙布。他叫耿长星，在梧桐镇开铺子卖馍馍，是李正仓的盟兄弟。

耿长星顾不上与众人寒暄，一把抓住李正仓的大手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大哥，老更叔送信说，邱家的二少爷回来了。骑着马，挎着枪，还有护兵……”

“啥时来的？”李正仓眉毛高挑。

“天黑之后！这时，正吃喝着哩！”

李正仓回头望望刘坤。

刘坤朝李警山点点头，然后说：“与鬼子进山有联系！”

耿长星急着要回镇去。李正仓赶出门外，低声叮咛说：“长星，告诉老更叔，耳朵灵细点，有什么动静，尽快转给你，你再找咱姐……”

耿长星一一答应着，急步回镇了。

李正仓回到屋中，又合计了一阵子。李大姑端上饭菜，叫警山和刘坤，还有江玉文匆忙地吃了饭。

警山指着地上的两件捆扎严密的行包，说：“爹，这是军分区抽调的一点枪枝弹药。刘坤同志和小江，我交给你了。下半夜，我得赶回部队去！”

夜更深了，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光。

李大姑到门外看了动静，然后，把行包一个由震山背上，另一个由江玉文扛着。她拉开门，叫李正仓开路，依次出了店门，隐进了漆黑的夜幕中。

涉过沙河，绕到镇北。李正仓突然停住步，他朝镇北山间瞅了几眼，回身说：“震山，你陪刘同志先回去。叫你娘快做饭，再把你百生大叔和你正木大爷请来……我到你大义叔家拐个弯，下半夜就回去！”

震山领着刘坤和江玉文踏上了山路，李正仓转身朝北山窝走去。

李正仓在邱家扛长工时，曾结拜过三个穷弟兄。一个是卖馍馍的耿长星，二个是杀牛卖肉的张百生，第三个就是耿大义。在坎坷的贫穷路上，他们曾同舟共济。随着日月的更替，世情的变迁，他们从封建的江湖义气，逐渐升华到阶级情谊，同志关系。李正仓授命回山后，很快把耿长星和张百生引上了革命道路，成了梧桐镇第一批共产党员。唯有耿大义，生性软弱，怯懦，又愚昧倔强。任凭李正仓多次开导和劝说，他只是唉声叹气，自认苦命。李正仓急得满头冒火，却不好言之过激。一则是情谊所制，二则这耿大义是个十足的老实人，心量特别狭窄。

眼下，耿大义夫妻俩都在邱家扛活，一个喂牛扶犁，一个烧火做饭。在金猪山下的石窝里垒了两间石屋，算是可怜的家园。耿大义夫妻劳苦大半辈子，没有积攒下什么家当，跟前养大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女孩生下时，大义给她取名叫苦妮，这可气恼了李正仓。他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左看了

右看，最后以他猎人的情趣，改名叫山鹰。如今，山鹰已经长成十七岁的少女。李正仓没有女儿，便把山鹰当成自己的闺女，视如掌上明珠。

李正仓摸黑来到金猪山下耿大义的家，轻轻推开柴门，只见窗纸上映着灯光。他稳步朝木门走去，猛地听见屋内透出啾啾呀呀的哭声。他心里一紧：啊！是闺女在哭！他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急慌慌蹬开了虚掩的木门。

“大爷！”山鹰披头散发，哭喊着扑进李正仓的怀里，抽噎得透不上气来了。

“山鹰！出了什么事？”李正仓惊讶地追问：“孩子，给我说，给我说呀！”

山鹰跺着脚：“大爷，我不到邱家去呀！”

李正仓一手揽着山鹰，借着微弱的灯光朝土炕上望去，只见耿大义蜷缩在炕头上，两手捧着头，肩膀在急烈的抽动。

“大义，到底是咋回事？你说！”李正仓急得敞开了嗓门。

“大哥！”耿大义慢慢抬起了沉重的头，老脸上象被泪水洗过一般。他哽咽了半晌，没有说出话来，叹息一声，又低下了头。

李正仓气得两眼冒火，他在一个木墩上坐下，拉着山鹰，细声追问：“孩子，别哭，天塌了，我给你顶着。有话给大爷说！”

山鹰缓过气来，指指破木桌。李正仓惊异地发现，桌面上放着一摞红绿衣裳，桌前竖着一个盛粮食的布口袋。

“大爷，我没法活了！”山鹰哭诉道，“下午，邱家的贾先生送来这些衣裳和一口袋红高粱，说是明天要接我去，和邱家的傻瓜三拜堂成亲……”

“啊！”李正仓惊得猛然站起来。他冲到炕前，厉声质问：“大义，你答应啦？”

耿大义抬起泪眼，看着李正仓，摇摇头，叹口气又低下了头。

李正仓心中明白了个八成，一股怒火在心头燃烧，冲出了七窍。这火气朝谁发泄呢？怒火在胸中越烧越旺，李正仓大步跨到桌前，捧起那些绿裤红袄，一憋气扬出门外的黑地里。他怒吼着：“姓邱的混帐王八蛋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……”

“大哥，你别……”耿大义胆怯地乞求。

李正仓火气更大了，“闺女不光是你的，我当一半家！山鹰，跟我回青山寨！”

山鹰绝路逢生，紧抓着李正仓的衣襟不放，仿佛一步要迈出这苦海难坑。

“大哥，你等一等呀！”耿大义伸出了颤抖的两手：“大哥，明天邱家来要人，你叫我怎么办？”

李正仓收回了迈出的步子。是的，大义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。他略一思索，静静气说：“大义，还是那条路，跟我到青山寨去！”

“这……唉！”耿大义又叹息了。这条路，李正仓提过多少次了。然而，耿大义没有走上这条路。他知道，大哥大嫂都是好心的人，可是，山里的日子更艰难。自己一家四口

进门，会把大哥家坠穷了，坠死了。所以，他始终没有答应李正仓的劝说。如今，火燃眉毛了，耿大义也不愿自己的心尖女儿，去配邱家的傻瓜儿。他顾不上往日的思绪，呜咽着说：“大哥，要去，全家都去！”

李正仓心头一喜，怒火消了大半。

耿大义说：“你弟妹还在邱家没回来。我看先叫山鹰整理一下家当，等她娘回来，俺就搬！”

李正仓觉得有理，便同意了。他吩咐山鹰说：“快收拾东西吧！”

山鹰收住了哭声，默默地去捆扎破衣烂被。

李正仓牵挂着家中对刘坤的接待。他瞧瞧门外的夜色，然后说：“我先回去，叫震山来接你们！”说罢，他又对山鹰叮咛几句，匆匆地出门，回青山寨去了。

求生的欲望是强烈的。山鹰把忧愁和悲伤推得远远的，不管爹如何叹息和抽泣，她按照正仓大爷的吩咐，手脚不停地收拾衣物。

山鹰是石头窝里萌发的苦芽芽儿。在这个苦难的人间，她苦熬苦长了十七个年头。糠菜拌着苦水，并没妨碍她肌体的发育。泰山的水土象特殊的奶汁，把她哺育成了美丽的少女：硕长的身形，丰满的胸脯，微黑的皮肤。她有两只秋泉般的眼睛，高翘的鼻梁，边沿突起的嘴唇。更有满头墨黑闪亮的长发，梳理成又长又粗的独辫子。这一切，构成了惹人注目的光彩。有人说她既不象爹又不象娘，是金猪山上的仙女投胎。这虽无法考证，但她生在金猪山下，长在乱石丛中，三岁就敢往金猪山上爬，十岁就独自在山中砍柴剌菜，

她是山的女儿，山是她的家园。如果说李正仓以特殊的感情把她视为自己的女儿，那么，邱家大院的老地主邱万金，也以另一种特殊感情注视着这个长工的女儿。邱万金的三儿子是个痴呆的傻瓜，长到二十岁还穿着开裆裤。当山鹰刚刚迈进成熟的少女之门后，邱家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，要把这个初绽的花朵采进邱家院，硬插在牛粪上。

耿大义的全部家当，一条扁担就可以挑走。山鹰很快就收拾完了。她把十岁的弟弟山虎唤醒，替他穿好衣服，坐等着娘从邱家下工归来。往日，天一黑，娘完成了刷锅洗碗的差使，便赶回家中，享受苦难中唯一的团聚之乐。可是，今天为什么还没回来呢？

“山虎，到门口望望娘去！”山鹰一边摸索着梳头，一边吩咐弟弟。

山虎扒着门框望穿了眼，仍不见娘的影子。突然，他惊恐地钻进山鹰的怀里。

“姐，山上有鬼火，我害怕！”

山鹰笑了。她拉着弟弟的手来到门口，倚着门框朝金猪山望去。果然，黑乎乎的山尖上，火光点点：有的上下跳荡，有的左右飞蹿，仿佛是闹市的流动灯火。

“虎子，别怕，那是仙女出来放金猪哩！你看，那个大亮点就是仙女提的灯笼！”

山虎被逗乐了，他央求着：“姐，你再讲讲仙女和金猪的故事吧！”

山鹰思绪烦乱，巴不得娘赶快回家，立即动身到青山寨去找正仓大爷。然而，黑夜茫茫，山路漫漫，怎么也望不到